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Feb. 1997*

#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一九九七年二月第三十八期



|            |                  |
|------------|------------------|
| 編輯筆記       | 1                |
| 目錄         | 2                |
| <b>詩創作</b> |                  |
| 張耳         | 華盛頓DC遊三首 3       |
| 黃伯飛        | 讀莊三部曲 3          |
| 馬麗芳        | 窗外已是春天／啓事 4      |
| 比明         | 外表 4             |
| 秦松         | 寫不完的雪 5          |
| 蕭瑤         | 命運之上：繆斯／大風 5     |
| 古寒山        | 採訪孔子先生／朝拜春天 6    |
| 李國七        | 某夜，我在溫哥華東區 6     |
| 侯榮         | 終極之愛 6           |
| 非馬         | 微笑／天葬台之歌／天葬詩 7   |
| 張子翊        | 雪瀑 7             |
| 達文         | 光的回路／浪 8         |
| 魯鳴         | 背陽而泣 8           |
| 黃河         | 重現的黃昏 9          |
| 歐陽昱        | 永居異鄉 9           |
| 林煥彰        | 最後一行 10          |
| 銀髮         | 與仁慈的死神對話 10      |
| 吳懷楚        | 遊尼加拉瀑布 10        |
| 方思         | 禁閉 11            |
| 毛翰         | 中國的釣魚島 11        |
| 彭一田        | 三個海明威和一個彭一田 12   |
| 王露秋        | 卡片／惑 12          |
| 陳銘華詩抄      | 汽球／吸血殭屍和素食主義者 13 |
| 陳建華        | 旅館／荒村 14         |
| 葉暉         | 消息／空姐／孤兒 14      |
| 沈奇         | 秋雨長安寄隱地 15       |
| 呢喃         | 月色 15            |
| 劉荒田        | 中年三題 16          |
| 嚴力         | 老歌必須新唱 16        |
| 羅沙         | 幸運六首 17          |
| 心水         | 三姐妹峰 17          |

|     |                  |
|-----|------------------|
| 遠方  | 動物園拾零 18         |
| 王性初 | 旅途三白 19          |
| 方舟子 | 女人十題(選四) 19      |
| 鬼叔中 | 伏天裡我要做的事／七月山崗 20 |
| 陳強華 | 搬家 20            |
| 顏峻  | 擁抱／大地 21         |
| 劍鳴  | 囚牢#2 21          |
| 周正光 | 順治通寶 22          |
| 夢如  | 寫給黎明／迷宮 22       |
| 秀陶  | 溫哥華卷 23-24       |

**譯詩**

|    |                     |
|----|---------------------|
| 達文 | 見證錄：波蘭當代詩選(下) 25-26 |
| 秀陶 | 查理斯·布考斯基詩選 27-32    |

**評介**

|     |                          |
|-----|--------------------------|
| 劉耀中 | 酒鬼詩人查理斯·布考斯基去世了<br>33-35 |
| 王常新 | 苦悶的歌吟，化合的精品 36-38        |

**詩話**

|    |                |
|----|----------------|
| 秦松 | 夜雪話詩酒及其他 35-36 |
|----|----------------|

## ■方思

### 禁閉

你的渴望禁閉在你豐滿的肉體裡  
像盛結橘子的樹枝低低頭垂  
每一果實都想脫落  
春來即又茁長——啊，我悄悄步入

一個花園四季常綠，馥郁迷香  
精神向外擴展而又將自己反鎖  
在禁制的地域，多雨多霧  
啊，振撲著希冀的雙翅，你恆向上！

## ■毛翰

### 中國的釣魚島

以虹爲絲  
以月爲鉤  
我的祖先在這裡悠然垂釣  
御風爲歌  
鼓浪爲謠  
這裡是我中華民族的寶島

東海碧波萬頃  
簇擁一座美麗的釣魚台  
一群神奇的火山礁  
這裡盛產山茶、童話、仙人掌  
還有名貴的中草藥  
五百年前  
我的祖先就在島上垂釣放歌  
釣一卷春秋逍遙遊  
歌萬里海天漁家傲

以虹爲竿

以月爲漂  
我的祖先在這裡悠然垂釣  
青史爲憑  
蒼天爲證  
這裡是我中華民族的寶島

釣魚台呀釣魚台  
座落在祖國心中  
你是我們迎賓的館驛  
座落在海防線上  
你是我們御敵的前哨  
捧著祖先遺留下來的兵法、禮記  
和萬里海疆圖  
中華兒女  
知道怎樣歡迎國賓  
知道怎樣對付海盜

1996/9/3

1996/11/13



## 編輯筆記

●到這一期止，在“輪流主編”制的運作下，《新大陸》詩刊出了八期，也就是說，四個編委已經輪了兩圈。當初實行“輪流主編”的目的，是為了把刊物辦得更好，更有特色。但一年多的實踐證明，這種方法弊大於利、失多於得！所以，經過集體討論，決定廢除“輪流主編”制，結束“春秋”局面，從下一期起，《新大陸》詩刊由陳銘華任主編，陳本銘、達文、遠方為編委。與此同時，將進一步加強編委會的工作和責任。

●眾所周知，《新大陸》是一份同仁性質的刊物，根據辦刊原則，同仁的詩作有優先刊登的權利。但因此也面臨一個不可迴避卻也很自然的問題，就是同仁們的詩作水平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參差不齊！為了刊物整體水平的不斷提升，希望每一位同仁，乃至每個投稿者，在詩的創作實踐中，多探索、多切磋、多交流，不斷提高自己，更上層樓。

●早春二月，萬物復蘇，《新大陸》詩刊跨入了第七個年頭！在新的一年裡，編者熱切希望同仁們繼續在稿件和經濟上予以大力支持，熱切希望海內外廣大讀者和作者繼續予以愛護和督促，共同把《新大陸》詩刊辦得更好、更出色！

——編者

# 恭賀新禧

新大陸全體同仁鞠躬

### 顧問：

紀弦（三藩市）  
非馬（芝加哥）  
秦松（紐約）  
秀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聖地牙哥）  
楊牧（西雅圖）  
張錯（洛杉磯）  
黃伯飛（洛杉磯）  
羅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 本期主編：

遠方

### 編輯委員：

陳銘華·陳本銘  
達文

### 名譽編委：

林建中（三藩市）  
何啓良（聖荷西）  
張湘業（三藩市）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馬炳威（香港）  
陳國賢（維州）  
陳澄海（台灣）  
葉載福（台灣）  
沈季夫（橙縣）  
鄧鉅源（加拿大）  
黃紀原（洛杉磯）  
劉耀中（洛杉磯）  
施江漢（三藩市）  
郭揮（丹麥）  
吳懷楚（科州）  
陳齊家（新澤西）  
余瑞森（新西蘭）  
黃奇峰（洛杉磯）  
關雲（台灣）  
王露秋（洛杉磯）

通訊處：New World Poetry,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 ■張耳

### 華盛頓DC遊

#### 1. 夜訪

夜的步履映襯反省的湖面。熟悉的景況  
竟將人工林蔭庇的夢甘心出讓。  
真能從電燈的光線下徹底走開？  
在隨機開合的網路上，確定要搜尋的門？  
汽車，排風機，濾過消聲器的噪音，  
連空氣也已中心調控了，所以這裡適合  
比較貼近地思想？這些文字值得  
刻上臨街石柱，被過路的人讀懂？

守門人告訴我，

“這不過是個習慣問題。”

然而，我忽然累了，

並且在入口處

轉錯了彎。

#### 2. 紀念碑

他們告訴我，

活得戰戰兢兢比心安理得更罪過。

所以請放寬心挽著你的情調，

今晚天氣很好！

別帶來鮮花，也不必用頌揚的文體寫，

任何負載生命的都難免褻瀆。

夜在石階上打了個盹，

現在正一步一步地爬滿廣場，通體發光。

沉默吧！你又知道什麼呢？

#### 3. 藝術館

為什麼總是跳不出格的工筆重彩打動我？  
僅僅因為與花有關，與女人有關，  
鋪墊了很濃的背景？或者因為那照像式的  
清晰度筆勢內斂，在自己的平面上

## ■黃伯飛

### 讀莊三部曲

少壯時讀《莊子》

他說什麼“方生方死  
方死方生”，覺得他  
很無聊

中年時讀《莊子》

覺得他對人生  
可能發現了一些  
什麼竅妙

老年時讀《莊子》

回想 槍林彈雨中  
哪個生？哪個死？  
哪個死？哪個生？

生命的蛻變：

有蛇 有蝎

有蠶 有蝶

活下來的 只應慶幸地

不再詛咒這個

無情的世界

一把把莊周、老聃拉在身旁

再聽他們說說

天地之有情無情

天地之不生不滅

6/13/96

抱著肩膀，悠閑又冷暖適意，  
不需要伸出絹紙打我一拳？

或是因為畫混雜了這只盜瓶的製作？

“將皮韌的泥胎用薄竹片刻下條紋，燒至1270°C  
。以紅瓷漆填平紋脈，紋間交替繪出紫和藍彩，  
再燒830°C。小心加勾金線，燒800°C。如此表現  
紋狀圖案內在的韻律。”

## ■馬麗芳

### 窗外已是春天

——致羅丹塑像《思想者》

把手伸進一片綠葉的呼吸中  
就能摸到太陽的體溫以及  
大地母親的歡樂  
把手伸進河水  
就能聽清石頭的耳語  
把手伸向一只小螞蟻  
他在我長長的髮梢盪鞦韆  
他一定了解我的善良和溫柔

呵兄弟，我想對你說  
移動一下視角  
就春天了  
老是移不動目光  
把自己盯成死角

其實世界就若星星  
她把她光的足輕輕放在我的手掌上  
告訴我  
我的指紋和你的指紋  
是太陽系的全息縮影  
我的掌紋和你的掌紋  
是源源不絕的大江河  
祖母的歡樂和我的歡樂  
宇宙的歡樂和地球的歡樂  
本沒有區別

淚光不能囊括什麼  
我在萬物中流轉  
以一千種形象熱愛你  
在你抬頭的剎那  
世界降臨並充滿你的生命

許多夜晚  
我的寂寞在星光中獨坐  
看你 守定自己的形狀

## 啓 事

我丟失了自己  
誰拾到  
請在臘月三十晚上還給我

我將酬答你  
我所有的新年

---

## ■比明

### 外 表

左手與右手在交談  
關於事物  
左耳與右耳在交流  
關於聲音  
眼睛是一個主宰者  
鼻子爲它服務，鼻子是奴隸  
只有嘴是自由的  
想唱就唱  
想說就說  
頰沉默  
頭髮，不發表意見

然而額高高在上  
靜觀其變  
唯有腳，最忠誠

## ■ 秦松

### 寫不完的雪

殘了又雪又殘又雪  
趕不及的自天空  
沒有目的的逃亡  
輕輕又悠悠的素女之姿  
一場一場的不戰而亡  
(鮮白的全身只留在奔逃中)  
雪的目的似乎就在其  
傷亡與逃亡的行程上

天空高寒  
地面的溫暖與你也無關  
溫柔而無怨尤  
溫柔至死  
偶而  
容忍至極限 不等傷殘  
憤然一崩 粉身碎骨  
無所謂玉碎瓦全

一九九六年三月中在紐約

###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的，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性質，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張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下列通訊處：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 ■ 蕭瑤

### 命運之上

## 繆斯

聞腥下海 多少人不自禁的變黑  
變臭變成大大小小的泡沫  
踏金錢為跳板 沖浪而去  
讓我跨越整個時代

重歸你的門庭。你是我所有的青春才華  
最初的馬達最後的倉儲 我的神啊  
你寧靜的光輝 扼住了鯊魚的咽喉  
夢中一線天 啓示另一番景象

大男人的豪慨 千年積淀的高貴  
在你的導引下長歌而行  
在你的琴音裡一遍遍沐浴  
直到全身透明 心顏大開

放歌而行 一點點進入岩石和天空  
彷彿易燃物質進入火就成了光焰  
在你的聖域 你就是我  
是我右手溢出一串串淚和血

## 大風

大風起兮 萬馬抖擻  
塵土石頭滿天飛揚  
霹靂從遠方來  
震醒靈魂百年大寐

迎風而立 在命運之上  
我被充電 被一種力量  
抓緊閃電韁繩  
接受八方歡聲

雄波滔滔是血的潮汐  
我的沉默  
是一千種痛楚的嘶鳴  
更是一萬支剖肝輸膽的歌聲

任殘月的碎片在水底哭泣  
任陳舊的廟宇坍塌成泥  
讓我從底層從腳下天天向上  
活向高處和遠方

## ■古寒山

### 探訪孔子先生

孔子把金獎扔進太平洋  
就從國外打道回府  
孔子沒錢坐飛機  
獨個兒趕著老牛車  
咕嚕咕嚕走了好幾年  
才到達自己的家鄉  
重新設法招收八方弟子  
孔子沒有轎車和西裝  
更無崗位津貼  
依然如故去家訪  
遍贈仁義禮以及劍術  
至於弟子的學費  
無所謂現鈔不現鈔  
一壺水，一簞食  
也會讓孔子樂陶陶  
我驚喜地發現  
孔子先生四處講學  
即使身體越來越瘦  
卻始終忘不了佩劍在身

### 朝拜春天

我終於看見了春天  
從石縫裡鑽出來  
渾身泥土，滿臉臘黃  
在冷冷的風中搖晃  
很世故的石頭  
黑著臉，冷眼旁觀  
高高的天空漠然無言  
春天默默地掙扎  
不斷挺直腰身  
伸展自己的空間  
這時，孤獨的山鷹  
飛落春天的身旁  
展翅抵擋風寒  
守林人也把獵槍  
栽進石頭邊，放飛小鳥  
讓山歌直貫雲霄上  
春天與發芽的獵槍  
在我憂鬱的剎那間  
綠滿了石頭和整個大山

## ■李國七

### 某夜，我在溫哥華東區

夜，與夏天的行板一起開步走  
遲歸的人知道這些  
知道溫哥華東區街道的喧嚷  
知道寂寞或無聊的人以醉磨掉他們的夜  
知道一些男人，他們不愛女人  
知道一些女人渴望愛，卻不會把握愛  
愛情，一種化學感覺極難詮釋  
似我，單戀一位不能愛，不愛我的人  
不斷的在受傷  
創傷是寫詩的動力，詩人說  
畫家們或許也知道  
畢加索、梵高、馬蒂斯……他們知道  
所以認識了不朽  
某夜夜談，當慾望成了形體  
氾濫的流頭可能是失望也可能是絕望  
我匆匆掠過行人洶湧的街道  
抵達寂寞最藍最深的邊緣

九六年稿

## ■侯榮

### 終極之愛

擁有多少甜蜜的往昔  
就有多少苦痛的回憶  
明天往何處去我無從知曉  
迎迓你的目光  
我卻始終懷著似水的心情

你 不是憂傷的種子  
卻蠱惑我又折騰我  
當我向往事揮手的時候  
你的微笑又放射著生命深處的溫柔

於是渴望出現熟稔的村落  
在寒冷的旅途  
一個迷途的孩子  
能夠持舉一支溫暖的火把  
照耀昨日的記憶  
讓我領悟，所謂終極之愛  
就是一座特殊的囚房  
我不能隨風走遠，更不能自由來去



## ■非馬

### 微笑

站在人生的鏡前  
她苦苦練習了八個年頭

只爲了教我們  
如何作一個  
衷心的  
微笑

附注：住在洛杉磯的喬茜·湯瑪斯，生來不會笑。經過醫生的多次手術矯正，终于在八歲生日那天，勝利地展示了她的第一個微笑。

1996/7/11

### 天葬台之歌

在這輪迴的起點  
他們讓他的肉體  
隨著靈魂一塊  
塊  
升天

他們不得不用鐵錘  
敲碎他那冥頑滑溜的腦袋  
錯過兀鷹的鉤嘴  
生生世世他將永墜苦海

1996/9/12

## ■張子翊

### 雪 瀑

朝如青絲，怎的一下子  
就凍成了雪瀑？  
雪花無聲地飛落  
蘆花深處

只有對面青山依舊  
天地悠悠，一輪明月  
翻湧而出

如果此處升起篝火

09/06/1996 NJ

### 天葬詩

氣喘吁吁  
他們把一個快腐爛了的  
詩體  
抬上天葬台  
還來不及用斧砍刀切  
它便自行崩潰肢解

塗上香油  
他們把那些原本華麗鏗鏘的  
詞片與字塊  
高高向天拋起  
讓死亡使者去接引超度

蹲坐在不遠處的枯枝上  
一群兀鷹緊斂著翅膀  
任那些沒有血肉的東西漫天飛舞  
牠們只來個相應不瞅不睬  
上過幾次當以後  
牠們都已學了乖

1996/9/12

## ■ 達文

### 光的回路

日子中的火炬  
是暫時的  
短路的情緒

陪伴我們的空氣  
軟硬無常  
流動的溫度測量出了什麼

血液  
氧元素與碳元素的愛情  
一張底片曝光後的枯木影痕

是人類無望的手掌  
皮肉脫盡 骨骼焦黑  
短路後殘存的燈泡鎊絲

### 浪

當你的鬍子  
像一叢蒿草 或大腿  
被人撥開

貞潔的難堪 在記憶裡  
童年竟然是  
奢侈的消費品 粘住

下巴 只爲了失戀  
一覺醒來 發現成熟了  
一根莊重的鼻涕

就這樣每個人站立  
面對現實 耐心  
沉著 戴上面具

看著周末  
慣常的喧囂中  
愛情燒成了灰

如果說這是藝術  
這就是藝術

## ■ 魯鳴

### 背陽而泣

背陽而泣  
在岩石滑動的地方  
我成爲蹩腳的歌王  
我極度疲倦  
炊煙接近  
城市佈滿淒涼  
毫無故事情節的信件  
已寄投到遠方

我在秋天裡忙碌地旅行  
在愛情公園裡欣賞風景  
當夜拉起荒誕幕布  
我面對蒼老兩眼汪汪  
我的鼻樑抽動  
空曠的心情  
和樹的影子一樣神秘  
而我所有的私生子  
都在今天聚會  
辨別我的輪廓

我不再回憶  
熄滅了那盞游動的燈  
不索取任何哲理的箴言  
輕輕地對自己說  
讓我平靜地流完眼淚  
在我製作的小說裡  
度完我的餘生

1996/10/15夜Delware/bus

## ■ 黃河

### 重現的黃昏

我看見這些破碎的星群繼續湧現  
覆蓋著白晝，未知的時刻  
這些星辰，黯淡而固執

在每一扇孤零零的窗口徘徊  
留下一張孤獨的笑臉  
微笑的面孔彷彿夢中的風景

柔弱的鴈群覆蓋了田野  
覆蓋著同樣柔弱的村莊  
暮色來臨，攜著金色的伴侶

一些新的消息，靜靜地開啓  
在我們呼吸深處  
兄弟般向一個個黑夜走去

一些小小的光點，迅速與記憶拉開距離  
鎮定地隱沒，一閃而逝  
在混亂中接受時光的洗禮

我看見分孳的蟻群  
緊圍著昔日凋謝的太陽  
坐在冬季的山崗上獨自吟唱

純淨的黃昏，令人感動  
世界像一位處女，晶瑩的奇跡  
一步步接近遺忘的幸福

向悲哀敞開的天空底下  
所有珍愛的季節都已失去重量  
接著經歷一切：流浪、疲憊與淚水

一閃而過的歡悅，在我們中間  
幽深的走廊猶如啓示  
有時攤開季節，為明朗的田野祝福  
在他們身邊，荒涼的灰燼裡  
一株月亮溺斃於最溫柔的幻想

## ■ 歐陽昱

### 永居異鄉

我又做了一個夢  
在不再多夢的時節

我擁有了一切  
除了我和我自己

我在夜間開出一種奇花  
到了白天卻見銀絲點點

我和我的故國  
常在電視上見面

而我未來的家園  
是飄浮在空中的城堡

我沒有自己的土地  
我只有廂情願

世紀末後是世紀之初  
我不在時又有誰來神遊

今夜最後的雨聲  
彷彿是春天的哭泣

我遂將大城的憂鬱  
無聊地記入電腦

1995年

我一向認為這與我無關

重要的是被天空所誘惑  
為不斷出生的日子感到驚訝  
傾聽黑夜奇異的回聲  
黑夜裡我們相互滿足

我所期待的那一個姓名  
在人群中向我招手，我只能記起  
一天中的某一個片斷  
卻無法抵抗夢境內它們的消逝

它曾經屬於我，現在只屬於永恆與遺忘

1995/5/8

## ■林煥彰

### 最後一行

燃夜點燈，寫  
一首小詩；  
從零時零分零秒  
動筆

您，或已睡沉  
我，飯後的龍井  
才剛剛舒展  
一葉之心；這夜  
青綠淡黃

寫，寫，寫，  
寫一句，就刪掉  
一行，一首小詩  
到天亮，只剩下  
最後一行——

1996/10/14凌晨一時四十五分九份

## ■銀髮

### 與仁慈的死神對話

地鐵是穿越時空的神奇列車  
會把你載到人生的終站  
然後轉回來

同時，請勿半途下車  
或回到  
多難的過去

萬一這是沒有回程的  
最後的  
一班

這還不簡單  
叫部的士  
不就可以回來了  
我卻想看看我的葬禮  
像不像莫扎特的葬禮  
那麼寂寞如飄雪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於新加坡  
初乘地鐵有感

披星戴月  
坐上最後一班列車  
載著滿懷熱誠祝福前去  
希望趕上妳的  
花月佳期

尼加拉新娘  
請允許我輕輕地  
掀起妳的面紗\*  
真切地一睹  
妳那神秘美麗的仙容

一見竟動情  
我擁抱著妳\*\*

## ■吳懷楚

### 遊尼加拉瀑布

妳也擁抱著我  
千百萬年的相思冰封  
都盡溶解在今朝  
妳對我的私語  
意深情濃

良辰美景  
歡娛一刻竟將別  
歸時遺下幾許長相憶  
無奈地帶走了  
一份惆悵  
空虛  
寂寞

寄自科州

\*在尼加拉瀑布的側旁，另有一掛小幅的瀑布，人皆稱為“新娘的面紗”。

\*\*凡遊覽尼加拉瀑布的人，大都喜愛乘坐由導遊負責安排的遊船，特地駛近瀑布，去領略一下那種由瀑布狂瀉而下所引起的水花濺擊在身上的刺激滋味，導遊為他取了一個稱謂，叫“擁抱瀑布”。

■ 彭一田  
三個海明威和一個彭一田

A

海明威 海明威  
我是離你最近的那個人

那聲槍響把你推到我面前  
大海在命運的刀刀上奔跑

海明威海明威  
我是離你最近的人

我沒有看見老人 沒有看見魚  
只有塵土一閃而過 大海無始無終

海明威 海明威  
現在我是離你最近的人

B

海明威 海明威  
我是離你最近的人

不說話的父兄憂鬱死去  
女人們扔下呼吸逃離老家

海明威 海明威  
我是離你最近的那個人

太陽照常升起  
我無法說出喪鐘為誰而鳴

海明威 海明威  
我是離你最近的人

我的故鄉在海濤上  
流浪的根鬚裡有不斷的心跳

C

海明威 海明威  
我是離你最近的那個人

槍響之後我又聽見海水  
看見天上的雪花要守住一生貞操

■ 王露秋

卡  
片

季風中  
思念已將我還原成  
昨日黃花  
輕壓 乾燥之後  
粘貼於蒼白的紙上  
只等待你  
手指深情地觸摸

還我魂魄

一九九六年八月

惑

面對懸崖上美麗的誘惑  
一步錯 步步都是錯  
待回頭 已成千年石佛  
人生 你如何讓我  
吹著口哨  
從  
容  
走  
過  
？

海明威海明威  
我是離你最近的人

只要有一滴血  
我也敢把梅花開給你看

海明威 海明威  
我是離你最近的那個人

在一滴水中看見大海喘息  
我願意在有花的地方說出一切

海明威海明威  
現在 我是離你最近的人

1996/7/9松門

## 汽 球

公司不景氣！我知道色彩繽紛、喜氣洋洋的汽球遲早要遭殃。偏偏老董事長撈了一個不知什麼獎，而腦滿腸肥的品管經理又出了個餽主意：分發許多小卡片給各部門的員工寫上一些吉利說話，然後綁在汽球上，一個汽球一張卡片，無人落空

霎時間但見數百個打著領結、搓圓了腦袋的汽球，爭先恐後地啣著嘴舐向天花板上——滿室屁似的橡皮氣味。不必猜測，明天大家一定垂頭、洩氣。至於是上班？抑或是到勞工部排隊？大概就只有老天和那些皮夠厚、舌夠長的傢伙曉得

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一日洛城

## 吸血殭屍和素食主義者

現代的貴族一面流行吃素，一面堅持著生吃而吃時不自覺地從七吋處落咬的傳統。血絲甜甜吮入嘴裡。他們的臉逐漸發綠、眼光閃爍；他們將蔬果扮成雞鴨、用麵筋製作鮑魚……但求自己聽不到受害者呻吟的聲音就行了

其實，牛羊吃素，牛羊肉該稱得上是素肉；而吸血殭屍似乎也沒有殺生，他們只不過在竭力教異類入籍歸化……其實，若果是我，這些都無所謂。我看到漂亮迷離的殭屍，也恨不得被她咬咬；看到生猛滑膩的蕃茄，也忍不住噬她的七吋

一九九六年十月廿六日洛城

### 新大陸叢書書目

|    |          |    |                  |     |         |
|----|----------|----|------------------|-----|---------|
| 1  | 河傳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5.00  |
| 2  | 溫柔       | 詩集 | 心 水              | 已出版 | \$5.00  |
| 3  |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 詩集 | 千 瀑              | 已出版 | \$5.00  |
| 4  | 氣候窗      | 詩集 | 達 文              | 已出版 | \$5.00  |
| 5  | 苦水甜水     | 詩集 | 千 瀑              | 已出版 | \$5.00  |
| 6  | 童話世界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5.00  |
| 7  | 錢江賓客習字集  | 書法 | 王施小菱編            | 已出版 | \$5.00  |
| 8  | 怒海驚魂     | 小說 | 黃玉液              | 已出版 | \$10.00 |
| 9  | 白馬無韁     | 詩集 | 果 風              | 已出版 | \$5.00  |
| 10 | 四方城      | 詩集 | 陳本銘、遠方<br>陳銘華、達文 | 已出版 | \$8.00  |
| 11 | 魚貝短篇小說集  | 小說 | 魚 貝              | 已出版 | \$15.00 |
| 12 | 此情可待成追憶  | 文集 | 吳懷楚              | 已出版 | \$6.00  |
| 13 | 我用寫作驅魔   | 文集 | 心 水              | 已出版 | \$10.00 |
| 14 | 本命年      | 詩集 | 遠 方              | 已出版 | \$5.00  |
| 15 | 愛之旅      | 詩集 | 陳齊家              | 已出版 | \$5.00  |
| 16 | 春天的遊戲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5.00  |
| 17 | 夢回堤城     | 文集 | 吳懷楚              | 已出版 | \$8.00  |
| 18 |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 論介 | 劉耀中              | 已出版 | \$10.00 |
| 19 | 月比故鄉明    | 文集 | 郭 揮              | 已出版 | \$6.00  |
| 20 | 所愛       | 詩集 | 王露秋              | 編輯中 |         |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郵費\$1.50，國外\$2.00。寄：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 旅館

旅館掛著月光  
尖頂滑落空曠的衣架  
卷煙的記憶燙糊  
窗框

一夜風流地  
碎銀鱗鱗如廢話  
當四伏的警鈴沉默  
愛情彳亍於叢林

你星眸驚呼  
蟑螂暗角的窺視——  
這是紐約

一只可樂空罐  
剩一口世紀的騷動  
碰落

裸身在窗框裡  
枕邊遺落月光之梳

1995/3/19

## 荒村

荒村的紙窗舔破  
私語：和另一個月亮

白霧素裙的新寡  
桃花人面

走遍了荒村。見到  
生的面孔和熟的面孔  
沒交換一句話

我是荒村之鏡像  
人啊人！美的小草  
在路旁

蛙聲似火。荒村——  
紙糊的戲台

悔悟。回眸世紀的墓場  
皓月當空

荒村。荒村  
甦醒於粉臂之灣  
紅唇如船

1995/6

## 消息

一棵樹，在閃電下  
像個神，防波堤上矮小的  
房子石頭般  
排列於深沉的睡眠  
邊緣

在不遠處林間的空地上  
那快要離開的人  
慢慢走進了雨中

他想著其他事，幾天以後  
木桌上飽滿的火焰  
又縮回到  
黑色的蓓蕾之中

## 空姐

手拂了一下，你的頭髮  
又變得清新，臉上的一顆汗珠  
反射著烏雲之上的  
光芒，你走動於  
我們之間，說話  
鼻翼掀動，像一架銀色的小小型  
噴汽式客機，慢慢地  
帶著我  
穿越高壓層

## 孤兒

如果砍掉雙腿，他比我們  
更適合自己的身體

他就可以回到地上  
因為，那裡的生活氣息  
對於他  
有太大的浮力

## ■沈奇

### 秋雨長安寄隱地

難得長安  
今秋多雨  
一向灰頭污臉的古都  
也就有了些  
疏霧 淡煙  
露重 風細  
有了傘的游動  
傳遞一些  
漸漸潤展的情緒  
和清涼的快意

蟬 也早早地歇了  
知與不知 或  
禪與不禪，都留待  
另一個夏季  
唯秋蟲多了些  
絮語，至夜半  
竟如鳥鳴般亮起  
使失眠的灞柳  
恍若又回到了  
漢唐的韻律

便截一片雨雲  
作箋，托北雁南去  
問友人：何時作旅？  
——古長安  
正是好雨洗舊塵  
按古人的說法  
有風荷待畫  
霜葉待題  
更何況  
雨後的長安月  
很圓  
很亮  
也很適合  
詩的呼吸……

一九九六年九月九日於西安

附記：丙子不順，一夏煩憂，竟至病。擁書聽雨小  
閣中，得彼岸詩友隱地兄來信，多安慰寬釋之語，一  
時大慰！且贈以新版爾雅書，更添閑趣。未幾病起，  
又逢長安今秋多雨，盡洗煩塵，悠然有詩至，寄達釋  
然。

## ■呢喃

### 月色

月色來到我們中間……

從一匹狼到一條峽谷、小溪  
月色把這段距離淡化成一層微黃  
而狼的鼻尖上沾著草屑  
它的感覺裡沒有夏天、夜晚、月光  
沒有外鄉人的悠閑  
那熱烈而細碎的蹄音

月色來到我們中間，而狼群  
在遠處聚集  
淺淺的蹄印  
一片林間的開闊地。狼的毛色細膩、柔和  
泛著夏天的光澤

那一群狼幾乎全是純種  
數量大約在五十到五十二匹之間  
月光中，它們的叫聲楚楚動人  
從峽谷、小溪到林間的開闊地  
外省的河流在這裡匯合

乘著那晚的月色，狼群消失後  
河流、森林復歸寧靜  
一堆松果，和幾根狼毛  
我們再聽不到  
那熱烈而細碎的蹄音  
月色是筆舊債  
而我們已無法償還

月色來到我們中間……



■劉荒田

## 中年三題

### 一、瓶頸

半夜，我從失眠中  
突圍  
想喝點兒  
葡萄酒

滿滿一瓶  
納巴谷所產  
紅如我  
膽固醇偏高的血  
輕輕一晃  
海嘯陣陣  
幾幾乎震落  
酒杯

倒不出酒來  
想嘆口氣  
也嘆不出來——  
一小塊  
經悠久歲月熬煉的  
硬痰，卡在  
瓶頸  
喉管  
筆尖

### 二、寫信

業已寫好  
一千封  
沒有稱呼的信  
一千只空白的信封  
還在文具店的貨架  
一千只郵票，還在  
自動售賣機裡

總是想不起  
誰是收信人？

■嚴力

飛翔的鳥睡在張開的翅膀上  
翅膀上還蓋著陽光  
空中總有太多別人的自由  
我雖然很珍惜地使用嫉妒  
但總也克服不了請客的習慣

### 老歌必須新唱

美好的事情總是引起我的睡意  
飛翔的鳥常常會閉起眼睛  
翅膀的床上還有風的床單  
我懷疑天堂有沒有比這更好的旅館  
但總也克服不了對比價格的習慣

用頭去打開鎖在枕頭裡的夢  
我已經厭膩睡著之後被自己離開  
飛翔的鳥也常常降落到  
我的生活水平中掙扎  
但在兩種生活裡它都不離開自己

### 三、我的七月

沒有知了  
沒有吹蕪稻田劍葉的熱風  
沒有泥鰍和斗笠  
沒有在鳳尾竹下扒小蟲的雞婆  
和小學生似的雞雛  
沒有一道單車轍印  
切開暴風雨的厚帘  
淋漓在村屋的坤甸大門前  
沒有屋頂瓦片上  
跳踢踏舞的夜雨  
沒有蟋蟀  
沒有臭汗  
和禾堂上一大鍋糖粥

我翻動季節的手  
忽然失去了中指  
那中指，就是  
七月啊

殘廢的手  
拿不起  
圓珠筆的槩  
划歲月的長河  
回到冒蒸汽的蓮塘去了

### 奔來

爸爸用萬靈電腦儲足了愛，  
媽媽集百家新衣蓄滿了情，  
迎接你加入他倆的小世界。

婆婆攜著老一輩的思念，  
公公尋找新一代的詩意，  
橫空萬里奔你而來。

### 百家衣

娜娜擁有百家新衣，  
一天換一件，四季常新。  
一件一個花樣，  
一件比一件款新。  
衣新，打扮人更美；  
人美，襯托衣更新。

### 玩具

公公的玩具山裡找，  
有牛鞭、竹笛。

媽媽的玩具自己做，  
有布娃娃、橡皮筋。

娜娜的玩具市場買，  
有電動車、電子琴。

### 喜新

一天，絨熊貓遺忘在牆角；  
兩天，布娃娃冷落在床頭；  
三天，電話機停止通話；  
四天，電子琴啞了歌聲……  
有哪位童心未泯的設計師，  
能滿足你的好奇喜新！

我的眼色穿透時空  
銳利如薄刃，輕輕劃破  
神話和傳說的層層包裹  
撫摸妳冷冷肌膚  
妳凝眸，把婀娜姿影化成盾  
然後將悽酸苦笑搓揉為利劍  
凌空舞起一片寒芒  
回音泣訴有關妳哀艷的故事

妳幽幽立於迷霧中  
飽餐風霜，在山與嶺的圍繞  
激艷波湧藍藍雲海間  
三位一體手心相牽\*  
痴痴等待百千年  
果然，我攜著輪迴前的魂魄  
被妳招引而來，我炙熱似火的眼光  
溫柔愛憐縱情的摟擁妳

\*雪梨百里外藍山，羣巒嵐影中屹立三岫似人形，為原住民土著三姐妹化身神話。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六日墨爾本

### 為什麼

你才開始學說話，  
便發出無數個為什麼——  
錄音機音響，開開又關關；  
電腦機鍵盤，摸摸又按按；  
跟電動娃娃，能對話半天；  
對磁引圖片，會忘神欣賞……

### 幸運

兩代東方人的愛情，  
傾注在你的生命裡。

新大陸的現代營養，  
滋潤在你的肌膚裡。

自由女神的自我精神，  
溶解在你的意識裡。

## ■遠方

### 動物園拾零

---

#### 獨角犀

不要有疑問  
那是座活的雕像  
深灰的色調  
比青銅時代更久遠  
戴頭盔  
披重甲  
冷峻的眼神  
穿透時空  
也許  
他正重新評價  
他們古老部落  
在上古史的輝煌  
那揚起的獨角  
有寶劍的寒光閃動

#### 馴鹿

一臨近聖誕節  
女兒就興奮不已  
從遙遠的北極  
Santa Claus 駕著雪橇  
要來分送禮物  
拉雪橇的鹿  
健美可愛  
祇是在動物園的牌子上  
卻不知趣地寫著——  
此鹿到處有  
就是北極無  
還好  
女兒看到這牌子時  
已經會說 So what  
或者 雖然但是 了

#### 大猩猩

是已大徹大悟  
還是尚有悔意殘存  
是早早了卻了心願  
還是心灰意懶無所事事  
我讀不出  
背靠蒼鬱的大樹  
手撫萬古頑石  
一言不發  
硬是把肥大的軀體  
坐成另一尊“思想者”

#### 火烈鳥

小湖邊  
沒有天鵝  
有幾隻火烈鳥  
高標獨立  
另一條細長的腿  
或縮起  
或別有探索  
或另有深意  
妻女都說  
這是典型的芭蕾舞姿  
我是個鄉巴佬  
愣愣地  
等待開化

## ■王性初

### 旅途三白

#### 白天的幻覺

高空的夢轟然作響  
穩穩地飛翔  
青山掠過森林掠過  
超音速地浮在萬米蒼穹  
輕似白雲一朵

夢夜的召喚  
夢愛的蓬勃  
窗外的翅膀猛烈顫動  
將懸空的夢震得有一點破

假若一旦夢碎  
怕嗎？

1996/5/31於舊金山—西雅圖班機上

#### 白蘭地的觸角

三萬英尺藍天的度數很高  
有白蘭地的甘醇  
為品嚐她的觸角  
向空姐要一瓶金色的皇冠

一行隊伍在眼前焦急  
那是酒後的例行公事

仍舊獨酌那杯白色  
讓透明舔盡全身  
暖烘烘地參照著窗外  
窗外是零下50度的酒窖

沒有今夜沒有明朝  
白蘭地的芬芳從指縫流過

1996/5/31西雅圖—哥本哈根班機上

## ■方舟子

### 女人十題 (選四)

1. 在未開墾的土地建造宮殿  
我們是只有未來的主人  
夢開始的地方  
如今只有一片廢墟
2. 伸出你的手領我走入玫瑰之門  
在原始的神秘溶洞中獵奇  
我的每一個部位  
從此佈滿刺痕
3. 在四月的墓地面對撕裂的天空  
最初的沉痛是最真實的  
我的懺悔將如何寄送  
我不知道你來自何處歸向何方
6. 在新的床上幻想純真  
從童年的影像中塑造一個模特  
你是不願收藏的玩具  
隨手打碎

### 白夜的失眠

仲夏步步逼近挪威  
子夜白得等於白天  
奧斯陸很亢奮很沒有睡意  
大街都醒來醒去地睜著雙眼

躺在床上溫習旅程  
海風輕輕於碼頭吹拂

酒心巧克力不懷好意  
甜甜地醉你的詩情  
讓你的韻腳錯亂

翻來覆去地重複無聊的往事  
白夜依舊年輕  
精力旺盛的太陽不肯休息  
失眠的事故難免

等到拂曉時分  
日出的接班已成定局  
不分白黑不分晝夜  
白日之夢一再繼續

1996/6/6於挪威巴士途中

## ■鬼叔中

### 伏天裡我要做的事

太陽這罈紅紅的老烈酒哇  
我要做開胸膛喝下這罈毒酒  
我要全身爆出吱吱嘎嘎的油  
我要帶上割禾刀子奔過田壟  
我要把這伙害蟲趕到金黃的稻浪盡頭  
我要騙一個十四歲還留著青涕的小孩  
騙他陪我躺在草堆上  
學抽祖父的黑煙  
騙他眯起雙眼  
陽光和火星嘩剝作響  
冷冷的蛤蟆乘機躍上肚皮  
我還要去放一把火  
把所有的乾稻草燒光  
我要撲咚一聲跪倒在地  
我要找到那窩伏天的山泉  
我要狠狠舉起我的鋤  
嚇得那頭四腳蛇  
丟下一條活蹦活跳的尾巴  
才倉惶逃走

溪溝裡的水早乾了  
我要手上腳上結層蟲殼般的泥  
然後我要揮揮我的臂膀  
招呼我的牛  
大搖大擺跟我回家吃午飯

### 七月山崗

從落日的霞輝中，仰望豐收  
仰望高高的七月山崗  
陽光像蜂群的飛翔  
有一個女孩肩扛著百合金髮飄揚  
從她頸後散出的迷人體香  
我還能如何珍愛她  
蒼茫山崗上消失了蒼茫的山羊  
偶爾他一定會想起我的土模土樣  
就是這種淒切的情腸  
要令我時常陷入憂傷  
左右我尙不世故的思想

## ■陳強華

### 搬家

自從搬離老屋以後  
那定期泛濫的河水  
還是不定期地  
在我長久以來的夢中  
沖來殘缺的桌椅  
和一隻淋濕的狗  
當我披上透明雨衣從遠處歸來  
石牆上遺留著水痕  
在逃離現場時  
似乎聽到呼救之聲傳來  
就像幼時遭遇那樣  
我希望是一塊瓦  
緊貼屋漏  
不許雨滴流下來

厄運一定過去  
走過生活幽深的長廊  
當自殺者搬遷後  
我粉刷明日的新居  
用鵝黃的餘溫  
居住在我們的隔壁  
此後乾枝又綠起來  
我把淹過的心情  
全鋪晒開來  
每一個即將凋零的嘆息  
已渺無痕跡  
自從搬離老屋  
夢想與樹並立  
一種是淺紅  
一種是深綠

1995/11/28稿

## ■顏峻

### 擁抱

需要俯下身來  
需要低低地哭泣 緊緊地  
抱在一起  
把你的淚水  
貯藏進黑暗的筆記本

俯下身來 更長久地  
把你抱在懷裡  
直到我重新聽到寂靜  
空無一人的操場上  
也不再有了我們的身影

需要一段延長的命運  
安慰不肯長大的靈魂  
它們是多麼的相似 卻又  
終於背道而馳  
需要你無聲地一笑 原諒了自己

這不是愛情 也不是離別  
當日出把一切都帶走  
需要我們重新擁抱  
需要你原諒我的擁抱  
原諒大地 雨水 生活和我們自己

### 大地

大地如明月  
我在港口的燈下沉默  
像一小團陰影  
像一只麻雀吻別了母親

大地多麼乾淨  
夜色擦洗過人們的心腸  
甚至死亡也被它融化  
溢出了河道 打濕了衣角

我的雙眼空著  
等待一個疼痛無聲的進入  
在清涼的大地  
我實際上只是一處廢墟

## ■劍鳴

### 囚牢#2 (1)

#### (一)

一只俄羅斯輪盤的魔手  
旋轉到你血脈賁張 心弦卜卜  
鎢鋼的左輪 左旋出一列死亡的圓舞  
右眼中的錯 鑄成一條彈道的華爾滋

#### (二)

這就是用來裝飾我們的盆景嗎  
一株株拐手跛足矮小的孤樹  
古靈精怪的挺姿 痛極叫喊的定型造勢  
一副看不見血淚的血淚 擺設的嘴臉  
江西的罈甕 注定盛裝我們冷酷的骨灰

#### (三)

爲了獻上最高尙的祭品  
不惜找出一頭羔羊下手  
一把Boomerange刀(2)  
它擲出去盤旋的弧  
剛好呼呼在你的頸上劃下一條  
自食其果的霓虹  
如手指觸動扳機  
它重生時已亡故

#### (四)

剃度的年代並不如昔  
削下你一絡髮 束住虔誠  
割下你的頭顱 去作神痛飲的盛器  
然後燃起星星的薪火  
加油快遞 給跑得最快的  
飛毛腿

他疾走如飛  
他滿肚子浮現通紅火燄的圖騰  
跪下膜拜神蹟抬頭之前  
它已一路隨風灰散了

啊啊！他原是個玩火的紙人

9/19-10/28完稿洛杉磯

附註：

(1)“囚牢”是暫定的題目。

(2)Boomerange為澳洲土人的飛刀。它不擊中目標時可旋迴重歸主人手上。有時亦會傷及主人，故亦可謂有“自食其果”之虞。

## ■周正光

### 順治通寶

——給兒子遠行的禮物

舊藏順治錢一枚，比一般銅錢略大，據云造錢之時曾溶掉十八尊金羅漢合鑄，故其色特美，其質特堅，世稱“羅漢錢”。

一枚羅漢錢，用絲繩穿著  
當年我就帶著它投奔怒海  
孩子，明天你將遠行  
來，爹替你戴上

濃眉，鳳眼，寬肩膀  
好一位漢家男兒  
縱然江湖風險  
戴著這吉祥的信物，孩子  
一切都無須畏懼

看，這枚“順治通寶”  
明黃，一若我們的膚色  
鏽跡斑斑沾滿歷史的風塵  
內方外圓  
恰是先哲的遺訓  
兒子，今後為人處世  
你得牢牢記住

至於，“有為而治”，“無為而治”  
且不談（或者你將來會明白）  
順治通寶  
就憑這個“順”字  
吾兒  
爹祝你一切都順心順意

## ■夢如

### 寫給黎明

夜還睡在你烏黑的髮辮  
黎明卻輕輕推開了星窗  
一把晨曦  
欲將紛披的秀髮  
梳成淡淡霞光嗎

森林啞默  
只有我知道  
白晝和黑夜的秘密

躲到哪兒去了呢 月  
被星光壓彎的扁擔  
挑不起  
一片愁雲

### 迷宮

迷宮走失  
從此  
孤寂的影子便徘徊於  
沒有出口的甬道  
牆是方塊字砌成  
髯上一層絕緣的白  
再亮的月光也透不進來  
一隻星星撲動雙翼  
降落在穹蒼屋頂  
夜打起無數小燈籠  
尋找失落的黎明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五日，銘華同我飛溫哥華探望洛夫，並相偕走訪溫市名勝，盤桓四日。  
以下為該數日點滴的筆錄。

I

飛機在薄暮中著陸，不算到達。過關，穿越大廳、迴廊、樓梯，不算到達。在出口處見到來接的洛夫一行，整六年半不見，我們溫笑、寒暄，但仍未到達。走出長蓬，在橙黃的燈光下，一陣寒風，幾滴冷雨打在臉上，這城市的形象清晰起來，到了。溫哥華，我來了！我不再在洛杉磯了。一個時間內我只能一個地方

那一刻我儘想著洛杉磯的事。對於那個大城市而言，我就等於是死了一樣吧！然而我的袋中還有張回程票。死一向都是單程的，就這麼一點小不同……

II

那夜洛夫另邀了幾位溫市的新交，大嫂做了滿桌的好菜，他又開了一樽 H·XO。他自己留量，銘華喝酒如臨刑，我則……要不是有生人在，我就會唱歌

III

每一開啓車窗，小雨如雪，便飛上臉來。一種冰冷的刺激，一種洗滌的程序。我不知這城市已洗濯了多少天，一切都是那樣的甘淨。不落葉的長青植物都鮮綠得可以吃；落光了葉的便伸出它們精光的枝條在雨中擺動，到它們漂盡那種漆黑之後，才是春天

IV

所謂旅行原就是軀體的搬動，從一地搬去另一地。對舊地，你是死亡，你僅存在於別人的記憶裡。祈望大家別在一夜之間全害了善忘症……

…。對於新的一地，你只是個幼稚園的童兒，會跑會跳，但方向不辨，啥也不懂

V

我們走在微有冷風的街頭，洛夫帶我們穿小巷，抄近路

一片矮矮的綠籬上方，伸出瘦而黑的枝條。他說這是一棵櫻花，春來時……

我執起那支像是精棍上爬滿了麻蠅的幼條細看，都是些靜靜地等得著的、在寒風中集聚著日月精華的、正在練唱一支春歌的一群小小的花妖

VI

今天漁人碼頭很冷清，一些小店雖然仍開，但僅是一種冬景的點綴。沒有人賣魚，沒有什麼商業行爲。正好

幾隻小船有序地泊著，廐房的馬匹一樣，無聲，但仍是活的

洛夫說照張相吧，照相不算商業行爲，正好

VII

有一天回家時已過下午四點，雲不厚，雲隙透出爽朗的霞光。大嫂說現在去到河堤正好看落照

我們錯走了幾條街。上到河堤來到據云是最好觀望的地點時，雖然雲層未退，也能看出太陽早落到遠岬的下面去了。那傢伙眼見我們趕得那樣辛苦，竟也不稍等一下



## VIII

穿出全木的迴廊時，我便見到它在那裡。在一片窪地彷彿是乾涸了的水池中央，但我未太注意看。待我們在偌大的公園中轉了一圈回來時，我才看到它的背面。老遠，從那些線條上便知道是亨利·莫爾的作品，題名〈刀刃〉。大得像是自一個八十三萬磅的肥人身上切下的、又方正又帶弧形的屁股肉

## IX

雨中我們驅車去參觀最近方落成的頗具規模的新廟。非常的中國風。雨中更顯得彩繪鮮艷。園中一尊觀音銅雕翩然如生。自停車場一路至大殿，所有的指示牌皆以請勿開始，請勿在此停車，請勿進入，請勿投幣入池，請勿……我們戲稱這是“請勿寺”。正名我今天真的忘了

## X

溫市的會議中心蓋在海灣的碼頭邊。造型一似甫泊岸的遠洋郵輪。我們在甲板上漫步。船頭立一標竿。四向釘滿了箭牌，指明去莫斯科若干里，去北京若干里，巴黎、雪梨、上海、紐約各世界名都皆有里數上榜，我們繞行一圈，照單全部納入

一隻週身羽毛雪白，雙腳像是由高技的廚師用胡蘿蔔削成的海鷗，胖敦敦地正在甲板上啄食。它揚頭瞄了我一眼，看到我眼中頗懷疑它那副蹣跚粗重的身軀，是否真能飛騰時，便驕然地躍起，瀟灑地向海上飛去

## XI

在痲弦寓居的附近，我們轉了兩圈，瀏覽了各戶別出心裁的聖誕燈飾之後，方才進入他的家。據云他仍在台北打拚

廚房裡正忙著預備晚宴。我們看了他的客廳、書房、泳池，最後來到他地下室的娛樂房。一架藏書吸引了我。在眾人離去後，我以作賊樣的心情翻閱那些坊間難得一見的典籍，那些早成歷史的期刊。待翻到他的幾十本手抄本時，我的心跳加速，彷彿在人跡罕至處尋到武林密笈樣狂喜。然而幾十分鐘時間內，速讀不行，囫圇吞棗也不行，入寶山仍未偷得一招半式

在幾乎喝光他那瓶大號的黑牌時，我一面應付著餐檯上的客套，一邊暗自遙祝我遠方的友人

## XII

弗納色河自東北流來，微黃的河水緩緩地同深綠的海水匯合。一架鬆成紅色的小飛機，在水上衝刺起飛，聲音拍打著四週的平靜

遠方的對岸，疏林一片，不見屋宇。近處的灘旁，滿是光禿的草桿。偶有段段的枯樹橫臥水中，循序地不慌不忙地回歸自然

下午三點，雨仍飄著。一對情侶坐在車中，抽煙

## XIII

今天下午不出門。銘華拿出了機器，他要作訪問，他要錄音洛夫。一時之間氣氛沉重得像是窗外將雪的天

我不知道那個小機器的靈敏度，不知有否錄下窗外未雪的景緻；有否錄下大嫂的菜鏟；有否錄下洛夫的那幾隻大鴉，漆黑的正在撲翅

## XIV

在將離去的前一天下午，天放晴了。雨原是我放在那黑色的旅行袋中帶去的。回來後，我取出雜物，把它丟在櫃中不敢再打開它

# 見證錄：波蘭當代詩選輯（下輯）

—— 達文譯 ——

## ■米洛殊

### 隨意道來

——我的過去是一只昏頭昏腦的蝴蝶漂洋過海  
我的未來是一個花園，裡面有個廚子在割雞的喉嚨  
我擁有什麼，憑我所有的苦痛和反叛？

——來吧，就一會，當那亮麗的殼，  
那雙合掌，緩緩張開  
你看見什麼？

——一顆珍珠，一個瞬間

——當無常的風停息你可看見什麼？  
——地球，天空和大海，滿載的貨船  
露盈盈的春曉和遙遠的領地  
看著這寧靜的光輝  
我無欲而安

## ■梅席斯洛·雅茨朗 人

我看見一個人  
被天使謀殺  
被問題刑訊  
被壓抑的哭泣脹起  
一塊行屍走肉  
道德的受害者

我也愛莫能助  
因為他不值得一點同情  
況且那點同情也早已溜掉  
而我還不得不和天使們一道  
給他最後一擊  
踐踏、撕扯，宰割者  
他那卑賤的  
但畢竟屬於人類的  
——心臟

## ■安娜·斯娃茨辛斯卡

### 我凶猛地喘息著

能呼喊  
就不要說話  
能奔跑  
就不要行走  
能燃燒  
就不要活著

我在奔跑和呼叫，爲了歡樂  
我在奔跑和呼叫，爲了絕望  
我凶猛地喘息著  
我的肺就要發狂

有暴烈的感覺  
才好，所以我聽到，你的健魄

### 殺我

不要吻我，愛人  
不要擁抱我  
如果你 愛我  
殺掉我，愛人

## ■斯塔尼斯洛·巴洛斯扎克

### 從未真正

我從未真正感覺過寒冷，從未  
被蟲子吞吃，從未知道  
真正的饑餓、羞辱和生命的恐懼

我總是奇怪，我究竟有什麼權力寫作？

## ■愛娃·里普斯卡

### 忠告

我告訴你要留意你自己  
別相信自己  
你隨時會  
槍擊你的後腦

或者你繞過你自己  
你可以忘掉自己  
並留在裡面  
你能做到這一點的

別相信你的右手  
它會簽署你的死刑  
也別相信你的左手——  
它完全能充當你的右手

小心你的思想  
它會突然離開  
彈射出去  
從你燃燒著的大腦表面

避開寂靜  
你常常使用它——  
它會解開你的舌頭

## ■杰西·哈拉席馬維奇

### 護照

你擁有護照  
總統  
鍍銀的大名擔保  
這就是你

你擁有護照  
高原鳥  
棲居橡皮圖章上  
如同在山巔

它們守護你的財產  
你那一磅的胸肌

不要怕  
你不會迷失

總統在關照著你

你擁有護照  
因此你存在

## ■赫伯特

### 舌頭

一不小心，我越過她的牙齒，把她那機靈的舌頭吞了下去。它現在長在我身體內，像一條日本金魚。它拂擦我的心臟和膈，像拂擦魚缸的壁，它把淤泥從底部攪起。

那個被我奪去了嗓子的她，睜大眼睛瞪著我盼我說話。

然而我不知道該用那一只舌頭對她說——是偷來的那只，還是早已長在我口腔，過份良好的那只？

### 摘自神話

最初是夜和風暴的神，一個無眼的偶像在那些蹦蹦跳跳的人面前，赤裸、沾滿血污。然後，在共和時代，就有許多神了。帶著老婆、孩子，吱吱嘎嘎作響的床，並無惡意地響著雷霆。到最後只有那些迷信的神經過敏者，在口袋中裝著風趣的小塑像，象徵是譏諷的神。那時候已經沒有偉大的神了。

然後巴伐利亞人來了。他們也看重那譏諷的小神，他們用腳後跟把它踩碎，放進菜盤裡。

# 布考斯基詩抄

秀陶譯

查理士·布考斯基(Charles Bukowski, 1920-1994)出生於德國，三歲時同父母來美。在洛杉磯成長，後居於長灘(Long Beach)附近之聖·彼得洛(San Pedro)直至去世。其詳細之生平請參閱本期劉耀中先生之專文。

布氏為近代美國文壇怪人，其作品甚豐，有詩、小說、劇本等。文字通俗。沒有也不談大道理。作品多以男女性事為題材。其文學觀在一篇題名〈十二隻猴子〉的短篇小說內，略有透露：“小說不操(Fuck)有誰要看？”所以他的作品吸引了大批讀者。他的詩作也不例外。

布氏的詩味道都淡，篇篇都是信手寫來。在一本叫作《公寓情歌》(The Roominghouse Madrigals)的序文中，曾自詡從不修改。出錯的話也只是以####蓋上去，連行都不換。有些編者不識玄虛，把####照樣印了出來。

提到詩藝的話，布氏的作品真是乏善可陳。說是超然於各流派之外既可以，說是不入流也行。所以布氏作品便被摒棄於美國文壇的主流之外。硬要編排說他是那個派那個派，甚至什麼後現代派等等，都是無“雞”之談。勉強要在布氏的詩作中，找一點可取的來談的話，大約不外：

一、所有的詩作，都是來自現實生活。絕少向壁虛構、無病呻吟的玩意。雖然布氏一生出入酒吧、馬場，曾有過春風得意的時候，更多的是窮愁潦倒。綜合說來，布氏自這樣的生活中提煉出來的詩作，格調卻不高。

二、真實而不作態，不故弄玄虛。酒意方酣，坐在打字機前，幾十行一洩如注，不修改，也不晦澀。沒有也不談大道理，沒有也不賣哲學宗教人生時空茫茫等等。

三、布氏放得開，絕不扭扭捏捏，不標奇立異，不自命天才。終其一生，自廿五歲始，便孜孜不息地寫。

四、由於他的簡明通俗，所以有大批讀者，所以詩集暢銷。其銷量足以羨死那些學院的、嚴肅的詩人。布氏早年的詩集，坊間已難找到，有的話也價格驚人。

.....

然則，我們為什麼還要組織這個專輯呢？而且第一個把布氏的詩譯成中文的這個“第一”，早已被人得去了。我們的原意只是略為深入地把布氏，布氏的詩作介紹一下，使讀者對布氏的詩作多一點認識而已。

## 不在乎誰在這兒活過

不在乎誰在這兒死過；

不在乎何時死

不在乎如何死；

不在乎

成大名者

不在乎未成名即死的那些；

不在乎

諸國的

歷史

不在乎眾人的生活。

寓言乃夢想

而非謊言，

而

真理變易不居

一似

人之無常

而當真理固定下來

活人

即

成為死者

而

昆蟲及大火及

洪水

便成為

真理。

## 我戀愛了

我年青，她說，  
看我吧，  
我的腳踝多漂亮，  
看我的手腕，我的手腕  
也漂亮，  
天呵，  
我原以為蠻有效的，  
而她還是陰魂不散，  
每次她來電話就攪得人發瘋，  
你告訴我已成為過去  
你告訴我已經完蛋  
聽著，我活了這麼久才修成個  
好女人，  
你幹嗎一定要找個壞女人呢？  
你犯賤麼，是不是？  
你以為生活糟要是有人待你更  
糟那才叫報應，  
不對麼？  
說吧，不是這樣？你要人拿你當  
狗屎？  
而我的兒子，他要去見你。  
我告訴兒子說  
我已經摔掉了所有的老相好。  
我站在咖啡館大叫  
我戀愛了，  
而現你卻叫我丟醜……

對不起，我說，真對不起

抱我，她說，抱抱我好不好？

我從未惹過這樣的麻煩，我說，  
這種三角式的……

她起身點了根煙，週身顫抖  
著，來回踱步，怒發如狂，她的  
個頭小，手臂瘦，很瘦，當她  
大叫而且開始捶我時我握住她的  
手腕在那對眼內看到了：恨意，  
幾百年又深又確。我既無理又粗野又  
討厭，我這輩子白活了。  
沒人比我更卑鄙

所有我的詩作都是  
假的。

## 三個橙子

父親第一次聽到我正在欣賞  
這支音樂時便問我，  
“這是什麼？”  
“這叫做三個橙子的愛情。”  
我告訴他。  
“好傢伙，”他說，“那可真  
便宜。”  
他是指性。  
聽的時候  
我常想像三個橙子  
放在那兒，  
你可知道橙子到底會  
怎麼個橙法  
堂堂皇皇的橙。  
普洛可菲頁夫也可能  
正是我父親那個  
意思，  
如果是的話，我寧願是  
另個意思  
我能想到的  
最可怕的事  
是一部份的我  
就是他那個  
笨扁頭上  
射出來的玩意。  
他那花樣攪得我動彈  
不得  
我永世不能原諒他  
這一點  
父母行為中我找不到  
高貴。  
我建議宰掉父親  
別讓他攪出更多的  
玩意像  
我。

## 免費

這個染了一頭紅髮的妞兒

在大看檯上  
一直把她的奶子逼近我  
而且儘談著有關加定納  
撲克賭場的事  
而我對她的臉  
噴煙  
並且告訴她有關我在  
山上看過的  
梵谷的展出  
而那晚  
當我帶她回家時  
她說  
大紅是她見過的一匹  
最好的馬——  
直到我脫光。雖然我  
一直想著梵谷那件事  
入場卷  
五毛錢。

## 警察

三個小孩吹著哨子  
對我跑來  
而且叫著  
逮住你了！  
你醉了！  
而且開始  
用他們的玩具警棍  
打我的腿。  
一個居然還配了一枚  
警徽。另一個還有  
手銬但我把手舉得高高。

我走入酒店後  
他們在外面打轉  
像蜜蜂  
剛從窩裡射出來一樣。  
我買了一瓶便宜的  
威士忌  
同  
三塊  
糖果。

## 我的風格

我守望著騎師們出來作賽前遊行  
其中一個會贏，其他的會輸；  
但每一個騎師總得在某一天某一場賽事裡  
跑贏，而且他得贏過那末幾次  
否則的話他算不得騎師。

這就像我們今晚或明天或  
下個禮拜下個月坐在打字機前  
這就像女孩子爲了她們的皮條哥  
在街上拉客一樣  
而她們得拉出成績  
否則她們當不成婊子  
而我們也得打出點名堂  
否則我們便成了拉不到客的婊子。

在這個建構中  
我也唯願能夠馬虎一點。

我成爲作家時還是個孩童  
我常夢想成爲村中的白癡；  
我常躺在床上想像自己是白癡，  
盤算易於取得食物及同情的方法，  
一種不大需要愛同努力，企劃過的困窘。  
有些人認爲我已經成功了  
在這方面。

## 饒舌者

那孩子以他的泥腳踩過我的  
靈魂  
談著獨唱會，演奏家，指揮，  
杜司托也夫斯基少爲人知的作品；  
談他如何改造一個女侍，  
一個跑堂的不識法國沙拉汁  
是什麼什麼配成的；  
他喋喋不休地談藝術直到  
我憎恨藝術，  
而沒有什麼比  
回去酒吧更甘脆或者  
回去馬場看賽馬，  
看那些不必

爭吵同嘮叨，  
談，談，談，  
小嘴巴動著，眼眨著，  
一個孩子，一個幼童，得了藝術病，  
就像是逮住媽媽的裙子不放一樣，  
真不曉得還有多少萬  
像他這樣的在這世上  
在落雨的晚上  
在晴朗的早上  
在原該是平靜的黃昏  
在音樂廳  
在咖啡座  
在詩朗誦處  
談論，污染，爭辯。

就像豬爬上床  
同一個好女人睡  
而你就不再  
要那個女人了。

## 熱屁股

這個禮拜五晚  
天主教狂歡會上的墨西哥女子們  
看起來特別漂亮  
她們的丈夫都去了酒吧  
而墨西哥女人看來比年紀小  
鷹鼻及嚴峻而潑辣的眼，  
緊身牛仔褲裡的熱屁股  
然而大都是有了主的，  
她們的丈夫厭倦了那些熱屁股  
年青的墨西哥女人便同她們的小孩一起走，  
她們嚴峻而潑辣的眼中有真實的悲傷  
因她們仍記得那些晚上她們英俊的男人——  
現在也都不英俊了——  
跟她們說過的那些漂亮話  
她們再也聽不到了，  
而在月光下在狂歡節燈火的  
閃耀下  
我全看到了而且靜靜地站著替她們悲哀。  
她們見到我看——  
老山羊在看我們了  
他在看我們的眼睛；  
她們相互微笑，談著，一起走開，

笑著，回頭看我。  
我走向一個攤位  
在十一號上押了一毛錢贏了一個巧克力蛋糕  
十三個棒棒糖插在  
上面。  
對一個出了教的天主教徒還真不錯  
對一個仰慕那些熱熱的年青的而且  
不再用的  
可悲的墨西哥屁股的人太優待了。

## 給一大堆年青人的忠告

去西藏吧。  
騎駱駝吧。  
讀聖經吧。  
把頭髮染成藍色吧。  
留鬍子吧。  
划紙船去環遊世界吧。  
訂閱星期六晚郵吧。  
僅只用左半邊嘴巴咀嚼吧。  
討個獨腳女人並且用直刀刮鬍子吧。  
並且在她的上臂刻上你的名字吧。

用汽油刷牙去。  
睡一整天而晚上爬樹去。  
去當和尚而且喝鉛彈同啤酒。  
把頭埋進水裡而且拉提琴吧。  
在桃紅蠟燭前跳肚皮舞去。  
宰掉你的狗去。  
競選市長去。  
住進木桶去。  
用斧子打破自己的頭去。  
在雨中種鬱金香去。

就是別寫詩。

## 母與子

一個穿著桃紅的女人坐在前廊  
緊身的長褲  
而她的屁股真妙  
桃紅而蹲在陽光裡  
她的屁股真絕，  
而她站起來拍手  
向著海  
叫著：  
亭亭，回來，回來！  
來！那娃娃在學步器內  
衝過水泥地  
追著蝴蝶  
快出去了，

而她追上他  
亭亭，回來這裡！  
我望著她的屁股  
她那桃紅緊繃的妙屁股  
在我的心中升起  
一似悲多芬的交響曲  
然而她不是我的。  
我安靜地讀過有關  
十八世紀玻璃月琴  
而另一個人會以他的光手  
把住那桃紅的搖曳；  
然而  
事實上這個禮拜天下午我就挑逗過她  
而且也看過那桃紅緊身褲下桃紅肉體的  
每個蠕蠕的動作  
而她在陽光下捉著她的孩子  
而他向著她笑  
已經是個冒險的男人了  
正探索他心靈的前院，  
而他也可能討厭我攪了他媽媽 就像  
他討厭其他別的什麼一樣  
後來  
桃紅開出血的炸彈  
羊一樣的尖叫  
出租車樣把我們載出，  
又或者他會打個領帶  
把心靈窒息  
而變成所有的人一樣  
所以  
我操我的桃紅  
以黑色的字鍵  
過癮。

## 我下跪

這雙腿原該多跑動  
但我用來下跪  
跪在雌花面前  
捕捉善遺忘的  
香味  
而緊緊地握  
持  
而黃昏  
黃昏的時辰  
灰頭的黃昏  
垂下  
而後  
入睡。

## 愛人

煤氣愛人，他說  
幹掉我吧  
吻我的唇  
吻我的髮  
我的指頭  
我的眼我的腦  
令我忘記吧

煤氣愛人，他說  
他租了間房在三樓  
拒絕過他的有一打女人  
三十五個編輯  
半打的僱傭代理  
這兒我並不是吹他有多  
了不起

他開了所有的爐頭  
不點火  
便上床了

幾個鐘頭後有個傢伙  
在去三〇九號房的  
過道上  
點了根雪茄

而一張沙發飛出了窗口  
一面牆碎落下來像濕沙  
一片紫焰衝上四十尺的高空

床上的那傢伙  
不知道也沒理  
就這我不得不說  
那一天的他  
還真不錯。

## 凌晨三點半的對話

凌晨三點半  
門打開  
過道起了步履聲  
移動著一個軀體，

門敲響  
你放下啤酒  
應門。

媽的，她說  
你從不睡覺麼？

她走進來  
滿頭捲髮夾  
身體裹在絲袍裡  
週身印著兔子同鳥

而她帶了她自己的瓶子  
你便欣然地加上兩個  
杯子；  
她丈夫，她說，去了弗羅里達  
而姐姐寄給她錢同衣服，  
而她一直在找工作  
找了三十二天。

你告訴她  
你是一個騎師的代理人而且是  
個爵士樂及流行歌的作者  
而在兩三杯酒後  
她不再扯袍子  
蓋腿了  
那袍角一直  
溜過一邊。

那雙腿真不壞，  
事實上是一雙很好看的腿，  
而很快你就吻上  
那滿是髮卷的頭了，

而兔子們開始  
皺摺，而弗羅里達離得  
很遠，而她說我們並不陌生  
她在過道上曾  
見過我。

而最後  
沒什麼  
好說的。

## 給一個最柔情 似水的女人

請將妳冰淇淋樣的手  
留給花豹吧，  
請別以妳的膝頭碰  
我的卵蛋吧；  
如果女人們一定要愛我  
我也要她們  
替我做泡菜的晚餐  
而且留點時間  
讓我去玩心中的  
黃金的遊戲，  
留點時間給我睡覺  
或搔癢  
或側身打滾  
像頭懶公牛  
在懶洋洋的草地裡那樣。

愛不是蠟燭  
越點越短——  
命才是。  
愛同命  
不一樣  
否則  
愛有選擇  
從沒人選死亡。

什麼意思麼？意即  
把妳置於我中部的手  
放鬆一下吧——  
我算對得起妳了  
就像山頭上那株  
沒勁的植物那樣，所以  
發發善心  
死那末一兩個  
鐘頭吧，  
或者至少  
也花點功夫  
去翻翻  
泡菜吧。



## 我在英國住過

我在英國住過  
等於是在地獄住過，  
大概沒什麼比買一本新出的  
文學評論更可怕的事了  
裡面充滿了新近的文藝寵兒；  
K在L教書；M的第二本詩集  
快出版了；O的作品在主要的  
刊物裡登了出來；S得了  
獎學金去巴黎——

而你舉高書頁  
對著光看  
還是  
什麼也看不透。

這真是個謎，  
比那個九十比一的勝算  
在最後一刻居然突圍而跑出  
更教人不解。

一匹馬可能折騰了。

而，老實說，你真以為在一本詩評裡  
就能  
找到詩嗎？

事情可沒那末  
簡單。

## 三色堇

三色堇在玻璃杯中  
這是一種不育的雄花  
不育就是  
少麻煩  
顏色的臂  
揚起  
如響尾蛇  
房中諸物  
都圍著杯  
站立。  
我正想  
到  
蜜蜂。

尋工 那是在費城而調酒的說  
什麼而我說，給我一杯生啤酒，靖，  
神經得理理順，我

正要去找份工作。你，他說  
一份工作？

對了，靖，我在報上看到的  
不需要經驗。

他說，見鬼，你才不要工作哩，  
我說，當然不要，不過我需用錢，  
而我喝完了啤酒

而上了公共汽車一直看號碼  
很快號碼便近了

我到了

我拉了繩車便停了

我下車。

那是個大的鐵皮建築

滑門被泥卡住

我拉過一點便進去了

沒有地板只是更多的地

不平而又濕又臭

而且有某種東西被鋸成兩半的聲音

也有東西被鑽。地方又暗

人們頭上吊著繩子走

人們推卡車行過

人們坐在機器裡工作

一陣陣的閃電雷鳴

突然地一滿斗的火焰搖擺地來在

我頭上，火焰吼著翻騰著

鍊條鬆鬆地直對著我來

有人大叫，喂，小心！

而我剛好避開在大斗下

感到週身灼熱，

有人問，

你幹什麼？

我說，最近的廁所在那裡？

他告訴我

我去了

然後出來見到人們的側面

移動在火焰及聲音裡而

我向大門走去，來在外面

乘公共汽車回到酒吧坐下

叫了一瓶生啤，而靖問，

怎麼樣？我說，他們不要我，靖。

而後這個婊子進來坐下而每人都

望著她，她看起來不錯，而我記得那

是我平生第一次唯願能有個

屌，有個陰蒂而不要我身上的，直到兩三天後

那才過去我才又開始看

招工廣告。

# 酒鬼詩人查里斯·布考斯基去世了

●劉耀中

洛杉磯的詩人多是外來的，包括首屈一指的詩人布考斯基(Charles Bukowski, 1920-1994)。他出生於德國，父親是美國士兵，母親是帶有波蘭血統的德國女郎。布考斯基在兩歲時隨父母搬到巴的摩爾，後移至帕沙第納(Pasadena)，一生多住在洛杉磯。父親常打他，發怒時常拾起什麼就用什麼打他，極為殘忍。他常常被打傷，長大之後仍滿臉燎泡。

布考斯基在少年時沒有朋友，無論男孩、女孩都拒絕和他玩，認為他是白痴。他十三歲就學會喝酒，那是挨打和被虐待的結果。他曾躲在父親的朋友家內的地下酒窖裡喝葡萄酒，喝醉了，就滿心歡喜地稱酒精是魔術。

一九三九年，布氏在洛杉磯市立大學讀英文和新聞學。那時美國經濟不景氣，他在失望之餘離開洛杉磯，跑到紐約和費城，過著流浪的社會底層人的生活。因為缺乏社交能力，徵兵局都不錄用他。他拚命地寫文章寫小說，可篇篇都被《大西洋周刊》和《哈巴雜誌》拒絕，但他並不灰心。一直到一九四六年，他在氣憤之下，叫出了“給他們地獄，我成酒鬼。”

一九五五年，布氏胃潰瘍大出血，幾乎死在公共醫院裡。但他終於沒有死，反而繼續寫作，但只寫詩。他的第一部詩集有三十頁，發行了二百卷。一九六三年，他的運氣終於轉好。當時有一下層社會報刊《洛城自由報》(L.A. Free Press)採用了他的稿子。他的朋友馬丁亦繼續幫他出版書作，持續數十年，對他是很大

的幫助。

布氏靠寫作賺不到錢(每月寫作的收入只有一百元，而且是在一九六四年之後)，他就找其它的謀生手段，比如洗碗、開卡車、在加油站打工、做熱狗等等，最後總算在美國聯邦郵政局找到一份長期工作。混了一段時間後，他在一九七一年撒手不幹了，然後以郵政局的工作為內容，寫了一部單卷小說《郵政局》(Post Office)，在美國發行了七萬卷，在歐洲發行了五十萬卷。

布氏給下流雜誌，(比如《急找》(Hustles)等，是比Playboy更甚的小雜誌)寫文章、小說等，以酒鬼硬漢態度、粗俗的語言如“Erection, Ejaculation, Exhibition”吸引大眾。典型的布氏故事如《一個髒老頭的紀錄》(Notes from a Dirty old man)，用的就是下流社會的俚語。最後，好萊塢終被吸引，挑出頭牌明星頓亞惠(Faye Dunaway)出演他的《酒吧蒼蠅》(Barfly)。該電影由於布氏真實的自傳性故事、坦率的說話方式，獲得了高票房收入。評論界認為布氏打開了娛樂界的一個新領域；以硬漢姿態給了甜蜜的幻夢一個“粗糙的吻”(Harsh kiss)。一九九一年，傳記名家查爾可夫斯基給布氏寫了一部傳記，名為《洛杉磯一個難對付的傢伙——布考斯基的生活》(A Tough Guy From L.A. — The Life of Bukowski)。查氏說，布氏擁有強硬、令人躁動的聲音。布氏的詩迷們稱他為當今最佳作家，可與海明威媲美。洛城的老牌寫下流小說的墨西哥裔同性戀作家

約翰·雷克支(John Rechy)教授也稱贊布氏，說布氏在美國被作家同行們排斥太久了，只有歐洲人才注意布氏。布氏在美國漸漸走紅後，美國學術界仍然鄙棄他，他的作品只在一九七四年拿到過一個舊金山文藝團體的獎。

布氏聲稱葡萄酒幫他寫作，只需要一點酒精一架收音機，他都不需要，就能讓打字機自動打出他的詩作(他每隔兩夜便這樣寫作一次)。紳士和淑女是看不起布氏的。他酗酒，曾醉倒街頭；他挨打，受盡凌辱；他賭博，自尋破財；他失業、他離婚……

“前一個妻子，上一份工作”他說，“這就是我的所有。我一輩子顧慮我的靈魂，我永遠一手拿著酒瓶，一面注視人生的曲折、打擊與黑暗，等待死亡最後到來。呸，死亡，伙計，馬上來吧，很高興看見你(Hey, buddy, glad to see you)!”

布氏身後留下一千頁詩和五部小說等，還有一個新近結婚的妻子。他死時居住在洛城最沮喪的地區——San Pedro 海港，這是一個房屋破爛、失業人口多，水手和墨西哥人聚集的地方。

布氏的著作，很多都被譯成希臘文、法文、德文等，以下是布氏的一段詩：

## 關於妓女

突然，我靠著樹邊嘔吐，  
“看那個老頭兒，”  
可愛棕色眼睛的小鳥  
對著可愛的綠眼小鳥說，  
“他真是被操壞了。”

這是最後的真話。

(Suddenly I braced myself  
against a tree and began  
pukin……)

“Look at that old man,”  
and sweet birdie with  
brown eyes said to a sweet  
birdie with pale green eyes,  
“He is really  
fucked-up……”  
the truth, at  
last.)

因此布氏代表的是學院派的對立面，是一種流傳於平民百姓的詩。那些生活在底層的、從來沒有興趣研究現代詩歌的百姓最喜愛他的詩。他的詩在歐洲受到歡迎，也是因為他忠實於生活的風格。他的關於淫穢和酗酒的主題，邋邋、破舊的形象，到兩性赤裸裸的描寫……他的作品更像是搖滾樂而不是詩歌。即使是南加州已故的名詩人羅賓遜·杰佛斯(Robinson Jeffers)也沒有像布氏一樣如此得到大眾的認可。

我們不應因布氏的詩由於上述的原因流行而排斥他，布氏的詩簡單易懂，原汁原味地反映出人的私生活，並表現出布氏強烈的反叛主義。他的詩歌在一段時期內給了學院派詩一定的推動力。

布氏不認為詩歌有什麼神聖之處，他一向認為詩歌的功能無非是把生活和感情真實地記錄下來。布氏還選擇了自由派詩，從不受格律的束縛。他不太注重技巧，亦毫不掩飾他粗暴的人格及穢言俚語——那恰是他每日的生活。布氏是洛杉磯唯一用生活把詩剝得如此赤裸裸的詩人。

在布氏的詩裡沒有“美麗”只有“下里巴人”的日復一日day-to-day的生活，如：

工廠工作

輪胎壞了，在凌晨三點的康布頓（一個黑人區小鎮）  
那些東西使人隔閡，  
甚至更壞。

(Factory job  
Flat tires in Compton in 3 a.m.  
and those things that keep  
people from knowing each other  
and worse than that)

布氏似乎是個人英雄主義者，與世界搏鬥，與世界鬥爭，像在每一時刻都犯了殺人罪。

那種感覺  
貼在你身上  
永遠地，知道  
你用過他所擁有的之後  
就廢棄了它。  
請你打開報紙  
看看 他的過去  
以及  
它所保證的  
他的權力。

(And that feeling  
stays with you  
forever, knowing  
you used what he  
had then undid it  
Now let the news-  
papers take over  
and show you  
his past and it  
promise, his power.)

布氏有能力用粗俗的語言把他的生活寫下來，從不自憐，也不悔恨。有人說布氏是自奧威爾(Orwell, 1903-1950英國作家，著有《野獸農場》(Animal Farm))以後最佳的用目擊者身份描寫生活的詩人。布氏的詩，是酒神戴安尼索斯式的藝術，而不是太陽神阿波羅式的。《老頭兒似的泥

土》(Dirts old man like)，就有這樣的幽默感。布氏沒有完成正規教育，更沒有哈佛資格。一個窮鬼掙扎往上爬的唯一方式，就是實話實說(tell it like it is)。他比金斯堡老實。他的作品在瑞典、德國特別吃香，就是因為他有北歐人沉靜的心態。他諷刺天堂美國，也給資產階級人士對比窮鬼生活的滿足感。

布氏對酒鬼生活的描寫，使我們了解到酒鬼的另一面，酒鬼不是一個擋住你的去路、向你索一塊錢的黑人或墨西哥人的代名詞，相反地，以布氏的觀點，葡萄酒在西方文化中的價值是值得歌頌的。荷馬曾用過“酒暗海(Wine dark sea)”一詞；沒有酒就沒有古希臘的輝煌文化；凱撒大帝也愛麵包加酒；甚至連基督耶穌和他的族人也喝過很多的酒。酒還象徵著主耶穌的血，因而帶有宗教和神秘的意味。因此布氏認為酒是值得讚美的。

布氏是一個下層人，住在洛城的聖巴的盧區。這是一個比好萊塢區還更糟糕的區。他簡陋的房子裡只有一破床、一椅、一風扇、一個電視，外加三兩個杯子一瓶酒。他不是為人師表的人，他是反師道的，常諷刺嬉皮士(Hippies，到處尋找老師、追求精神滿足的享樂主義者)。

布氏在後期，收入不錯，找了一個女人琳達為妻，買了一輛BMW，常到好萊塢喝酒鬼混。酒吧裡的人看著他說：“你有一張空空的臉(you have an empty face)。”他則回答說：“我六十一歲了，比你們中的任何人都接近死亡(I am 61 years old. I am closer to death than any of you have)。”他在酒吧一坐下就馬上要酒。布氏不只是個存在主義者，而且是

比海明威更甚的存在主義者。如果說奧威爾還僅僅寫的是沒有財產的階層的人物的話，布氏寫的則是更低層的、既沒有文化又沒有道德的人物。很多人說布氏是個仇視人類的人，但是布氏的一個女友卻說並非如此。她說布氏只是想隱居。她說只要你是他的朋友，他為你什麼都肯做“(Once you get past a certain point with him, there is nothing he would not do for you.”)

由此看來，布氏倒是一個美式豪俠了，也許這就是一般的美國佬的真實面目。

布氏生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蕭條時期，終在洛杉磯淪為酒鬼。洛杉磯是西方第二大城市，也是美國在東土的向西向發展的最後一站。不只是在政治、經濟上錯綜複雜，在文化上洛城也是一個包容了異教、邪教和諾斯替教的都市，有如第二世紀的亞歷山大。在布氏眼裡，看到了劣神統治的瓦解。

法國當代社會學家布希亞(Baudrillard)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書時，看到了洛城、拉斯維加斯和整個美國都已發展成後現代(post-modern)的城市和國家。酒鬼詩人布考斯基也同樣地看到洛杉磯這個偉大的城市有著亞歷山大第二的命運。他的詩歌中表現出來的冷靜，像海明威死前寫的《老人與海》一樣，布氏成了當今文壇上的一個偶像。美國文化已由一元轉為多元，但現在又有學者像解構主義的文藝評論家哈洛德·布洛姆(Harold Bloom)一樣，極力反對多元文化。布氏的死，預示著物極必反，美國文化將趨向保守而走向古典主義、形式主義和經典主義。 ■

白是雪的本色，黑是夜的本色。有時候，黑白並不如此分明，由於黑與白相互照應，而產生微妙的色感，也不一定就是灰色。此種情景與色調，即成為詩的意味的說明。

詩不是夢話，也不是很明確的大聲說理。在夢與醒中的情緒，在出與入與現不現實的起伏，獨白或者自設的對話。從寫作到完成時，則完全是清醒明晰的。而且，情思是飽滿的。

李白好飲，李白的詩中有很多酒味，在其成詩的時候，必在其酒後或酒前，離酒很遙遠。當酒在面前，就不想寫什麼詩不詩了，只想喝酒。尤其是像李白那樣好飲之徒。所以，詩與酒應當無關，有酒味只是形容詩味醇美。李白寫詩無目的，只是寄情寄興，雖有感懷，沒有別人多。情重友誼，興起豪興。李白看雪，是不是太冷？月也很冷“如霜”。

李白寫詩，該是友情第一，飲酒第二，寫詩第三。這是我的武斷的看法，因為我有這種傾好，我的寫作態度與感覺是如此。李白不要詩名，很在意“飲者留其名”。事實上，所謂飲名、詩名，對我來說，又何足道哉？都不如在飲與詩的過程中享受。

酒醉要大醉如泥，詩要大雪大風大浪之豪興才過癮。吃當然也要大吃大喝了。

我平生有五次大醉，兩次在台灣，三次在來美國以後（兩次在紐約，一次在麻省楊牧家），都是在友情第一的情興中，結果是至樂也至苦，盡情也盡興，不夠含蓄，不能成詩也。

詩者，不合邏輯，不講道理，合情可感無用可以想像之物也。詩宜多用視覺形相語言，少用聽覺的音樂呻吟。打破格律打破韻

腳，還詩以詩的自然面目與行動。

詩的“知性”，是直覺在文化的知性上，不是常識的知性。所謂“知性”也要從“感性”始，以情性催生。

所謂“詩言志、文載道”，是科舉時代應付考試的。所謂“國學國文”，一直延續這種傳統。

中國的詩，大都是小品（可能是受到格律影響的關係），不是什麼現實不現實，超不超現實，浪不浪漫主義。崇尚自然流風率性，寄贈懷人迎送相思傷懷悲秋等等。正如山水也不完全是風景畫（風景畫是近代工業社會包括著城市的景物），相思也不完全是情詩，作者大都置身於事外，作為第三者來寫。對象不是某一個愛人，有時候是對風塵女子與歌舞伎的唱和。李商隱、李清照等，也許有特定對象，“觸景”而生情。這是農業社會環境與傳統閉塞人文思潮（理學）有關，男女不能公開戀愛，更有甚者，女子不能唸書（亦即是不能知書達禮），所以有代筆的現象，家書情書都由人代寫，直到民初還有這種現象，私塾老師兼代書人，所以“五四”要新文化新文學革命。在弱不經風之後的覺醒。“國學”已保不住“國體”，不能不西風新潮“運動”一番。

新詩“白話詩”之後，才有什麼現實與超現實、浪漫與象徵、現代與後現代等等。詩也必然是文化環境的產物，不同年代有不同的聲音，也不是偶然的趕潮流，除非詩本身死亡，沒有聲音。若要詩有目的有用途，才要“大眾化”，如戰爭年代與革命宣傳，以詩作為“救亡”與“服務”的工具。平常的詩，只為了表現，有感而發，無感也不必無病呻

吟，無所謂“大”不“大眾化”。“大而空”不如小一些的好。每一個詩人都是他生存的時代一個點，加起來才形成一個“大”時代。

詩必須成其為詩，如情詩是寫給一個人看的，中國的古詩是寫給朋友看的，也不計較有沒有銷路（未見古人批評古詩看不懂，要求大眾化的資料），今人詩人與讀者互相對詩的要求很多。當然，時代不同了。但是，詩的群眾並未增加，這不是因為懂不懂的問題，而是有興味的詩讀者，是有一定比例的生態。一定比小說的讀者少，比劇本的讀者多。所以詩，還是不寂寞的，不僅不寂寞，寫詩的人太多了，似乎超過常態。什麼成不成熟的詩都拿出來發表，任何人都可以辦詩刊出詩集，真的寫詩的比讀詩的人多（我又想起古人來了，是否也有這種現象？），這是詩人要自我檢討的。連我寫詩的人，都不願看那些蕪雜的詩，我已等不及時間的過濾，詩人如不自我過濾，詩刊要過濾。並不是我已衰老，降低詩熱興味，我還在不寫詩，而且多產，在作自我過濾之後。

詩主要的還是視覺讀物，以文字語言形相表現，要簡潔精鍊（連小說都要小小說），不能散成比散文還散，格律不用，陳言成語不用，即在提煉新言新語，當然，首先要有新意，躍越的前進，不宜平鋪直敘擔心讀者懂不懂，不浪費筆墨不濫用感情，這對讀者比較重要。新穎新鮮有奇想，不誇大不怪誕，是嚴謹的創作態度，我想也是比較可靠的創新精神。至於空洞貧乏，青年詩人可以時間與生命充實。

寫詩我想首先要會看詩、選擇詩，正如畫畫首先會看畫、選擇畫。也就是說，要創作，首先要提高欣賞能力。 ■

## 苦悶的歌吟

## 化合的精品

——讀《本命年》——

◎王常新

原名楊遠芳的遠方，著有詩集《雙色帆》、《期待》和《四方城》（與人合作），新近又有《本命年》問世。他賜我一冊，囑我寫些感想。我雖事冗，但不願辜負這“遠方”寄來的盛情，便寫出這篇小文來塞責。

遠方在詩集的自序中說他：“鬢髮斑白蕭疏依舊，心情蒼老落寞依舊！”我讀了《本命年》，確實感到他的心情很有些寂寞無奈，他的詩歌，真有點像廚川百林所說的“苦悶的象徵”了。

在詩集的靈魂，詩集以之命名的《本命年》中，生於甲戌年的遠方吟道：“雞鳴過了／輪到狗當值／沖著模糊又模糊的印象／狂吠三聲／不知是為自己壯膽／還是機警給大家看／我倒以為／吠聲即使透著些許無奈／卻打破了陌生的荒涼／吠出了幾分自主意願”。我認爲，這就是《本命年》詩集的主旋律。

詩人於1984年赴美，遠隔重洋，不能回到故鄉為母親掃墓，思念母親的愁緒，逼迫他寫出沉痛的詩句，說清明雨“只是有一天／也落在母親的墓地／雖然綠了

草／雖然濕了乍添的黃土／可那塊久立久候的碑石／依然一身的倦色／依然一臉的寂寥”這碑石是子女為母親立的，它的“倦色”，它的“寂寥”，不止折射出母親（雖死猶生）和子女的神態和心情麼！接下去詩人直抒胸臆：“因此我放聲大哭／原來那柔情／是這等的淒美而沉重／原來那渴望／又是這等的絕然無奈”，最後他悲吟道：“清明雨落著／迷迷濛濛飄飄洒洒／醉了春風／苦了思念／綿綿到天涯”。詩人思念母親的情愫真是綿綿無盡啊！

遊子思鄉也是遠離故土的詩人常寫的題材，遠方在《鄉愁十四行》中，寫挖空心思，搬用賦比興種種手法，都不能充分表達他的鄉愁。

只當大雁飛過  
淒厲的北風  
作深入的秋後掃蕩  
我才驀然發覺  
其實鄉愁  
就是那最後一片葉子  
掛在命運的懸崖  
歐·亨利為我畫的

在這裡，詩人告訴我們，他的鄉愁，就像歐·亨利的小說《最後的常春藤葉》中那最後一片葉子。在小說中，貝爾曼捨己救人，為瓊珊在牆上畫了一片救命的葉子，救活了瓊珊，犧牲了自己。在詩中，遠方告訴我們，鄉愁正是他視之為生命象徵的樹葉，是鼓勵他繼續活下去的精神力量。這幾行詩句，曲折生動地表現了詩人對家鄉的一片深情。

再如《讀我》，詩人寫“讀我／如讀一塊風乾了的榨菜”，而詩人渴望著“讓人讀成一道佳餚

”的“無奈”；〈十年〉寫“只是讓人逼著／終歸無趣／也很累”；〈網〉寫竹籃子打不了水，“你卻網到了／徒然掙扎的自己”；〈汽笛〉寫“以為門鈴響／急匆匆打開後／才知道／是聲長長的鸝鳴／漲滿早春的原野”……所有這些抒寫憂鬱的篇章，都真實地反映了寄居異國的遊子艱難掙扎的生活歷程和情感歷程，都不是無病呻吟，而是生命的需要這些切身感受的抒發，“打破了陌生的荒涼”。

當然遠方不只是抒發寂寞之感，他也吐露進取之志。

“我想說 回去吧／卻擔心／帆的鄙視”“這裡沒有‘童話詩人’／步履雖踉蹌蹣跚／我仍然感激／路的警策惕勵”（〈我想說〉）。詩人不願走回頭路，雖然步履踉蹌蹣跚，他還要艱難地前行，編織他美好的理想。

“但我還是喜歡超車／只要一上路／只要一有機會／就不斷去超越／不斷去擴展時空開闊視野”（〈超車〉）。詩人的目的，是要去“感受突破瓶頸的那種輕鬆”，他不愿蹉跎歲月，他要奮鬥，追求美好的生活。即使愿望不能實現，那追求的過程也是美好的。〈幾何圖形詠嘆詞〉的〈0〉中，詩人寫道：

但對某些人  
圓滿是種寂寞或失落  
他們的興奮點  
都聚焦在圓外在過程  
只可惜這世上  
還是凡夫俗子居多

這表明，詩人進一步認為，即使追求到幸福美滿的生活，他還要不斷的追求，“他們的興奮點／都聚焦在圓外在過程”，這是一

種多麼可貴的人生哲學！

遠方原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後移居美國十年，這種生活經歷，使他既飽覽了傳統文化的典籍，也閱覽了西方文藝學術的群書。於是在他的詩歌中，中西文化交融，經過化合作用，產生出許多精品。

前引的〈清明雨〉中，遠方寫道：“清明雨落了／落在唐詩宋詞元曲”。我讀遠方的詩，“落在唐詩宋詞元曲”的就不少。

〈枇杷〉一詩吟道：

本就登記在冊／我熟知你的  
來歷／和典故／說的也是／要  
允許琵琶別抱／可這枇杷不是  
那琵琶／況且沒有酒／相思早  
已成灰

“可這枇杷不是那琵琶”這一句式，使我們想到《紅樓夢》中，“這丫頭不是那鴨頭，頭上梳著桂花油”，“要允許琵琶別抱”和“況且沒有酒”，使我們想到王翰的〈涼州詞〉那開頭兩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這首詩，使我們感到濃厚的傳統文化氣息，而用典，又痕跡不露，且反其意而用之（原詩表達豪邁之情，此詩抒寫相思之苦），使詩的意味更濃厚，更耐咀嚼回味。

再如〈芭蕉〉一詩的“櫻桃紅了／你綠了”等句，使我們想到蔣捷的〈一剪梅·舟過吳江〉同樣是使我們感受到中國傳統詩詞韻味的寫作技巧。

在遠方的詩中，不嚴格的對偶句還是很多的，像〈清明雨〉的“落著時令的柔情／落著生命的渴望”，“依然一身的倦色／依然一臉的寂寥”，“醉了春風／苦了思念”等；再如〈歲末〉中

的“能飄零／能反目”，“用虛虛實實／用真真假假”等；再如〈不是〉中的“山照樣青／水照樣綠”，“不是慧劍不慧／不是快刀不快／天意人情／山青水綠”。從律詩繼承又加以新的這些不規則的對偶句，既使詩歌保持了鮮明的節奏感，又避免了過份追求工整而造成的以詞害意。至於用很長的一個句子，加強詩的散文化的色彩，當然明顯地是借鑒西洋詩的手法，最典型的例子是〈車站〉：

我也沒想到  
土裡土氣的車頭  
拖著四五十節  
塞著誤會和懊惱的  
中西雜貨的車皮  
（洋貨是後來加上去的）  
沿著呆板少趣的軌道  
竟然開成了國際列車  
停靠在  
這說大不大  
說小卻也不小的車站  
而且一停就是十個寒暑  
……

至於圖象詩，如〈跋涉者〉：

沒有腳印  
本來有  
只是被吞噬  
被洗劫  
被掩埋  
被抹煞  
殘留狐疑的身影  
最後也背叛了  
只剩下姿勢  
病歪歪的  
前傾的  
姿和  
勢

還有〈夜行車〉把“阿彌陀佛／心懷虔誠／把佛一路唸下去”一字一行地排列，這種讓描寫對象向讀者“逼視”的寫法，明顯地是受到西洋詩的影響，這些詩我覺得也是寫得好的，因為它有詩的意義，不是缺乏內容的圖象。如〈夜行車〉就較好地表現了夜行車一輛接著一輛奔馳在上坡、平地、下坡時的景象，讓我們感到夜行者緊張的生活節奏。

〈籬笆〉一詩，寫“霎那間我茅塞大開／——美／有時竟然就是籬笆／用來隔成距離／隨時提醒你／只能遠遠地看”，通過精心選擇的意象表現西方美學家的“距離說”；〈向日葵〉一詩，寫“總之是一種情結／憂鬱的／戀父情結／化不開／且代代相傳”，運用西方心理學家的理論來為自己的詩塑造形體，這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好例。

寫完了這篇小文，很有點惴惴不安，因自感膚淺。至於不當之處，更在所難免，還望遠方和讀者，不吝指正。

1996年10月24日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感謝

秦松：\$40.00

劉耀中：\$50.00

支持

##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 and 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季繳交同仁年費：

US\$120.0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推廣海外華文詩運 請訂閱【新大陸】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想收藏，請轉送他人。